

<<读文心雕龙>>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读文心雕龙>>

13位ISBN编号：9787802253674

10位ISBN编号：7802253675

出版时间：2007.12

出版时间：新星出版社

作者：王元化

页数：27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读文心雕龙>>

内容概要

王元化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思想家，著述宏富。在其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信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对当代中国的诸多重大问题，均发表有他自己独到见解的论著。最近他的十卷本文集即将问世，但为了便利更多的读者，王先生在其全部著述中择其精要，编为单行本出版。这些单行本系按类编纂，总名曰《清园丛书》。这本《读文心雕龙》就是本丛书单行本之一。此外，已出版的单行本还有新星出版社刊行的《读黑格尔》、上海辞书出版社刊行的《沉思与反思》、上海书店出版社刊行的《清园谈戏录》。即将出版的还有《读莎士比亚》等。这些单行本皆可视作为先生的思想要义之作。

<<读文心雕龙>>

作者简介

王元化（1920年11月30日 - 2008年5月9日），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现代作家、著名学者、《文心雕龙》研究学者。

1920年11月30日生湖北武昌，祖籍湖北江陵。

曾用笔名洛蚀文、方典、函雨等。

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

抗战爆发後，辗转天津、青岛流亡到上海。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

曾在上海戏剧联谊社工作。

后在上海《文艺通讯》负责组织工作。

1940年至1941年参加编辑《奔流》和《奔流新辑》。

1942年任上海地下党文委。

1945年负责编辑《时代日报》副刊《热风》。

同年下半年至1946年下半年，负责编辑《联合晚报》副刊《夕拾》。

此后在北京铁道学院任中文讲师，在上海负责编辑《展望》杂志。

1949年初《展望》被反动派查封，后又负责编辑《地下文萃》。

<<读文心雕龙>>

书籍目录

小引序??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关于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附释一〕心物交融说“物”字解?〔附释二〕王国维的境界说与龚自珍的出入说??〔附释三〕审美主客关系札记??释《神思篇》杼轴献功说——关于艺术想象??〔附释一〕“志气”和“辞令”在想象中的作⽤?〔附释二〕玄学言意之辨撮要?〔附释三〕刘勰的虚静说?释《体性篇》才性说——关于风格：作家的创作个性?〔附释一〕刘勰风格论补述??〔附释二〕风格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关于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附释一〕“离方遁圆”补释?〔附释二〕刘勰的譬喻说与歌德的意蕴说??〔附释三〕关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一点说明?〔附释四〕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释《情采篇》情志说——关于情志：思想与感情的互相渗透?〔附释一〕《辨骚篇》应归入《文心雕龙》总论?〔附释二〕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和感情???释《镕裁篇》三准说——关于创作过程的三个步骤??〔附释一〕思意言关系兼释《文心雕龙》体例??〔附释二〕文学创作过程问题??释《附会篇》杂而不越说——关于艺术结构的整体和部分??〔附释一〕文学创作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附释二〕整体与部分和部分与部分??释《养气篇》率志委和说——关于创作的直接性??〔附释一〕陆机的应感说???〔附释二〕创作行为的自觉性与不自觉性??附录《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文心雕龙讲疏》日译本序

<<读文心雕龙>>

章节摘录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刘勰的生平事迹史书很少记载，现在留下的《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几乎是仅存的文献资料。

这两篇传记过于疏略，甚至未详其生卒年月。

清刘毓崧《通谊堂集·书文心雕龙后》，根据《时序篇》“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箴，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白天，缉遐（熙）景祚。

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一段文字，考定《文心雕龙》成书不在梁时而在齐末。

所据理由有三：一、《时序篇》所述，自唐虞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

二、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唯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

三、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赞美，绝无规过之词。

《书后》又说：“东昏上高宗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后。

梁武帝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前。

其问首尾相距，将及四载。

”这一考证经过近人的研究，已渐成定讫。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根据此说进一步考定刘勰于齐明帝建武三、四年间撰《文心雕龙》，时三十三岁，正与《序志篇》“齿在逾立”之文相契。

从而推出刘勰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约当宋泰始初年（公元四六五年）生，至梁普通元、二年（公元五二）

或五二一年）卒，得年五十六七岁。

至此，刘勰的生平才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关于刘勰的卒年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就在这个基础上，参照《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并《梁僧传》中有关资料，加以对勘，写成《梁书刘勰传笺注》。

这篇笺注虽不越《梁书》本传范围，但对刘勰的家世及其在梁代齐以后人仕的经历，都有相当丰富的增补。

上述研究成果提供了不少线索，但仍留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

这里首先想要提出刘勰的身世问题。

《梁书》本传说到刘勰的家世只有寥寥几句话：“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

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

父尚，越骑校尉。

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

”灵真、刘尚二人，史书无传，事迹已不可考。

但是我们从这里知道灵真为宋司空秀之弟，而秀之又是辅佐刘裕的谋臣刘穆之的从兄子。

根据这条线索，就可以从刘穆之、刘秀之两传来推考刘勰的家世了。

杨明照《本传笺注》曾参考有关资料，制出刘勰的世系表。

《本传笺注》分析刘勰的世系表说：“南朝之际，莒人多才，而刘氏尤众，其本支与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虽臧氏之盛，亦莫之与京。

是舍人家世渊源有自，其于学术，必有启厉者。

”这里所说的臧氏，亦为东莞莒人，是一个侨姓大族，其中如臧焘、臧质、臧荣绪、臧严、臧盾、臧厥等，史书并为之立传。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称：“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

”其中所举能文擅名的士族，舍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南兰陵萧氏、陈郡袁氏、东海王氏、彭城刘氏、吴郡陆氏、彭城刘氏、会稽孔氏、庐江何氏、汝南周氏、新野庾氏、东海徐氏、济阳江氏外，就有东莞臧氏在内。

《本传笺注》虽然没有明言刘勰出身士族，但以之比较东莞臧氏，似乎认为刘勰也是出身于一个士族家庭。

<<读文心雕龙>>

这种看法在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序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

《序录》作者直截了当地把刘勰归入士族。

近来探讨刘勰出身的文章也多持此说。

刘勰究竟属于士族还是庶族，这是研究刘勰身世的关键问题。

自然，在南朝社会结构中，无论士族或庶族，都属于社会上层（当时的下层民众是小农、佃客、奴隶、兵户、门生义故、手工业劳动者等）。

但是由于南朝不仅承袭了魏文帝定立的九品中正门选制，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因而使士族享有更大的特权。

士、庶区别是南朝社会等级编制的一个特点。

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南史·王球传》来说明：“徐爱有宠于上，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

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

臣不敢奉诏。

’上改容谢焉。

”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士、庶区别是国家的典章。

当时士族多是占有大块土地和庄园的大地主，有的甚或领有部曲，拥兵自保。

晋代魏改屯田制为占田制后，士族可以按照门阀高低，荫其亲属。

这也就是说，通过租税和徭役对被荫庇的族人和佃客进行剥削。

他们的进身已无须中正的品评，问题全在区分血统，辨别姓望。

在这种情况下，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的“谱学”成了专门名家的学问，用以确定士族的世系，以防冒滥。

士族拥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实际上成了当时改朝换代的幕后操纵者。

至于庶族则多属中小地主阶层，但是在豪族右姓大量进行搜刮、土地急剧集中的时代，他们占有的土地时有被兼并的危险。

在进身方面，他们由于门第低卑，更是受到了压抑，绝不能像士族那样平流进取坐至公卿。

《晋书》载刘毅陈九品有八损疏，第一条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意思说庶族总是沦于卑位。

左思在《咏史诗》中也发出了“世胄躋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叹。

到了宋、齐两朝，庶族进身的条件受到了更大的限制，《梁书·武帝纪》载齐时有“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的规定。

当时，虽然也有一些庶族被服儒雅，侥幸升迁高位，但都遭到歧视和打击。

《晋书》记张华庶族儒雅，声誉日隆，有台辅之望，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深恩，憎疾之，每伺闲隙，欲出华外镇。

《宋书》记蔡兴宗居高位，握重权，而王义恭诋其“起自庶族”。

兴宗亦言：“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

”《南齐书》称陈显达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畏惧之色。

尝谓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士、庶区别甚至并不因位之贵贱而有所改变。

所谓“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为之伍”（《文苑英华》引《寒素论》）。

所以，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来说，庶族都时常处于升降浮沉、动荡不定的地位。

根据笔者对刘勰家世的考定，并参照他在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

理由有下面几点：第一，按照士族身份的规定，首先在于魏晋间的祖先名位，其中以积世文儒为贵，武吏出身的不得忝列其数。

可是我们在刘勰的世系表中，不能找到一个在魏晋间位列清显的祖先。

秀之、灵真的祖父爽，事迹不详，推测可能是刘氏在东晋时的最早人物。

《南史》只是说他做过山阴令，而晋时各县令系由卑品充任。

<<读文心雕龙>>

至于世系表称东莞刘氏出自汉齐悼惠王肥后，则颇可疑。

此说原本之《宋书·刘穆之传》，似乎应有一定根据。

但是，南朝时伪造谱牒的现象极为普遍，许多新贵在专重姓望门阀的社会中，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编造一个做过帝王将相的远祖是常见的事。

因此，到了后出的《南史》，就把《宋书·刘穆之传》中“汉齐悼惠王肥后”一句话删掉了。

这一删节并非随意省略，而是认为《宋书·刘穆之传》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这一点，我们可以据《南史》改削《齐书》本纪一事推知。

《齐书》本纪曾记齐高帝萧道成世系，自萧何至高帝之父，凡二十三世，皆有官位名讳。

《南史·齐本纪》直指其诬说：“据齐、梁纪录，并云出自萧何，又编御史大夫望之，以为先祖之次。

案何及望之，于汉俱为勋德，而望之本传，不有此言，齐典所书，便乖实录。

近秘书监颜师古，博考经籍，注解《汉书》，已正其非，今随而改削云。

”可见《南史》改削前史是以其有乖实录为依据的。

据此，我们知道东莞刘氏不仅没有一个在魏晋间致位通显的祖先，而且连出于汉齐悼惠王肥后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

这是刘勰并非出身士族的第一个证据。

第二，在刘氏世系中，史书为之立传的有穆之、穆之从兄子秀之、穆子曾孙祥和刘勰四人（其余诸人则附于各传内）。

其中穆之、秀之二人要算刘氏世系中最显赫的人物。

据《宋书》记载，穆之是刘宋的开国元臣，出身军吏，因军功擢升为前军将军，义熙十三年卒，重赠侍中司徒，宋代晋后，进南康郑公，食邑三千户。

秀之父仲道为穆之从兄，曾和穆之一起隶于宋高祖刘裕部下，克京城后补建武参军，事定为余姚令。

秀之少孤贫，何承天雅相器重，以女妻之；元嘉十六年，迁建康令，除尚书中兵郎。

他在益州刺史任上，以身率下，远近安悦。

卒后，追赠侍中司空，并赠封邑千户。

穆之、秀之都被追赠，位列三公，食邑千户以上，自然应该归入官僚大地主阶级。

可是，从他们的出身方面来看，我们并不能发现属于士族的任何痕迹。

穆之是刘氏世系中最早显露头角的重要人物，然而史籍中却有着充分证据说明他是以寒人身份起家的。

《宋书》记刘裕进为宋公后追赠穆之表说：“故尚书左仆射前军将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内端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

”（此表为傅亮代刘裕所作，亦载于《文选》，题为《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

）这里明白指出穆之出身于布衣庶族。

《南史》也曾经说到穆之的少时情况，可与此互相参照：“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

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

江氏后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

’妻复截发市肴饌，为其兄弟以饷穆之。

”（此事亦见于宋孔平仲之《续世说》）这段记载正和上表“爰自布衣”的说法相契。

在当时朝代递嬗、政局变化的情势下，往往有一些寒人以军功而被拔擢高位，参与了最高统治集团。

但是，他们并不因此就得列入士族。

这里可举一个突出的事例。

《南史》称：“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婚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

’帝曰：‘由江敦谢鉴，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

’僧真承旨诣敦，登榻坐定，敦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

<<读文心雕龙>>

‘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 ”这个例子清楚说明身居高位的庶族乞作士大夫，连皇帝都爱莫能助。

我们在《南史·刘祥传》里还可以找到有关穆之身世的一个旁证：“祥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

齐建元中，为正员郎。

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

’彦回曰：‘寒士不逊。

’ ”刘祥是穆之曾孙，时隔四世，仍被士族人物呼为“寒士”，更足以说明刘氏始终未能列入士族。

“寒士”亦庶族之通称。

（《唐书·柳冲传》称“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即以寒士与世胄对举。

）总之，细审刘穆之、刘秀之、刘祥三传的史实，刘氏出身布衣庶族，殆无疑义，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二个证据。

第三，再从刘勰本人的生平事迹来看，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首先，这就是《梁书》本传所记下面一段话：“初，勰撰《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

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

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

”据《范注》说，《文心雕龙》约成于齐和帝中兴初。

案此时刘勰已居定林寺多年，曾襄佐僧祐校订经藏，且为定林寺僧超辩墓碑制文（据《梁僧传》载，超辩卒于齐永明十三年），不能说是一个完全默默无闻的人物。

另一方面，当时沈约与定林寺关系也相当密切，这里只要举出定林寺僧法献于齐建和末卒后由他撰制碑文一事即可说明。

法献为僧祐师，齐永明中被敕为僧主，是一代名僧。

刘勰与僧祐关系极为深厚，而僧祐地位又仅次于其师法献。

沈约为法献碑制文在建武末，《文心雕龙》成书在中兴初，时间相距极近。

在这种情况下，刘勰如果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沈约，似乎并不十分困难。

为什么《文心雕龙》书成之后，刘勰不利用自己在定林寺的有利地位以及和僧祐的密切关系去会见沈约，相反却无由自达，非得装成货鬻者干之于车前呢？

这个疑问只能用“士庶天隔”的等级界限才能解答。

南朝士族名士多以拒庶族寒人交际为美德。

庶族人物即使上升为贵戚近臣，尚不自量，往见士族，仍不免会受到侮辱。

这类故事史籍记载极丰，不烦赘举。

沈约本人就是极重士、庶区别的人物，《文选》载他所写的《奏弹王源》一文可为证。

东海王源为王朗七世孙，沈约以为王源及其父祖都位列清选，竟嫁女给富阳满鸾；虽然满鸾任吴郡主簿，鸾父璋之任王国侍郎，可是满氏“姓族士庶莫辨”，因此“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世族，“莫斯为甚”。

刘勰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这样一个人物，只有出于装成货鬻小贩之一途了。

其次，《梁书》本传又说，沈约得书取读后，“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沈约重视的原因，前人多有推测，以为在于《声律篇》，因为它和沈约自诩独得胸襟的《四声谱》有相契之处。

纪昀《沈氏四声考》曾谓：“勰以宗旨相同，故蒙赏识。

”这是不无理由的。

距此时不久，刘勰就于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进入仕途了。

<<读文心雕龙>>

编辑推荐

这本《读文心雕龙》就是本丛书单行本之一。
此外，已出版的单行本还有新星出版社刊行的《读黑格尔》、上海辞书出版社刊行的《沉思与反思》、上海书店出版社刊行的《清园谈戏录》。
即将出版的还有《读莎士比亚》等。
这些单行本皆可视为先生的思想要义之作。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